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
第十四回 魏進忠義釋摩天手 侯七官智賺鐸頭瘟

詩曰： 巫峽蒼煙雨時，清猿啼在最高枝。

秋風動地黃雲暮，竹戶蕉窗暗月期。

一任往來將伴侶，不煩鳴喚鬥雄雌。

相逢相戲渾如夢，獨上蓮舟鳥不知。

話說進忠被敲門驚起，慌忙出來。秋鴻復關上角門，纔到前門來問：「是誰打門，有甚急事？」外面道：「你家老七犯了賭博，坐在總鋪裡，快著人去打點，還未見官哩。」秋鴻道：「甚麼人拿的？」外面道：「不知道，我是地坊來送信的。」秋鴻道：「難為你，就有人來。」外面道：「速些要緊。」說著去了。

秋鴻回到黃氏房中說知，黃氏慌忙起來，叫丫頭開了前門，央人去看。半日尋不出個人來。黃氏只得到印月房中，道：「可好央魏親家去看看？」印月叫秋鴻去向進忠說。秋鴻來到樓上，見進忠還睡著，就坐在他床沿上搖醒他道：「夜裡做賊，日裡睡覺。」進忠扯他道：「你也來睡睡。」秋鴻道：「你吃過龍肝鳳髓，再吃這山芹野菜就沒味了。」進忠也不由他肯不肯，按在床沿上聳了個不亦樂乎。秋鴻道：「你好人呀！他犯了事，還不快去看看他哩！」進忠吃一驚道：「誰犯了事？」秋鴻道：「早起敲門，是七主子犯賭博，坐在總鋪裡，沒人去打點，奶奶向娘說叫央你去看看，你快收拾了去。」

秋鴻起來，進去拿水出來。進忠梳洗了，袖著銀子，拉對門布店陳三官同去。進了總鋪，見七八個人都鎖在柱子上，七官同劉道士的徒弟元照鎖在一處。見了進忠，七官哭道：「哥哥救我！」進忠道：「怎樣的？」元照道：「魏爺連日未來，七爺同了這起人逐日來頑，帶了個姓沈的小官，晚間飲酒唱曲是實，並沒有賭錢。昨晚二更多天，忽見一起快手進來，將眾人鎖了，又將行令的色子搶去，不容分說就送我們到這裡，連小道也帶在內，這是那裡說起！望魏爺搭救。」陳三官道：「還是地坊出首，還是另有原告？」鋪上人道：「是崔相公送帖到捕衙裡，說他們窩賭，小沈輸去百□兩銀子並衣服。」陳三官道：「是那個崔相公？」鋪上人道：「崔少華呀。」陳三官搖搖頭道：「哎喲！這個主兒，不是個好惹的。」進忠道：「小沈可是那日在館裡遇見的？」七官道：「正是。」進忠道：「他不過是個小唱，那裡就有百□兩銀子？」陳三官道：「這個崔少華是個無風起浪的人。」進忠便取出二兩銀子與地坊道：「可將眾人放了，我尋人與他說，不必見官。」地坊道：「這班人放不得，他們白手弄人的錢用，也該拿出幾兩來我們發個利市。」陳三官道：「再不，先把老七同道士鬆鬆罷。」方上尚自不肯，眾人再三說了，纔將七官同元照解開，帶到後面一間小房內坐著。七官臉都嚇黃了。陳三官安慰了他們。進忠去買了些牛肉饅饅，勸七官同元照吃，又買些酒肉來，與眾人吃了。臨行，又安慰他們道：「你們放心，我央人到崔家討分上去。」遂同陳三官出來，地坊道：「放快些，官上堂就要問哩。」

二人回來，向黃氏說知，黃氏道：「沒人認得崔家，如何是好？」進忠道：「須得個學中朋友去說纔好。」陳三官道：「崔少華不是個說白話的，聞得對門邱先生與他有親，何不央他去說說看？」黃氏即叫小丫頭去請過邱老來，說道：「聞得七兄出了事，其中必有緣故，陳三官道是崔少華呈的，特請老丈來，要奉托去說個分上。」邱老道：「孩子家不肯學好，直到弄出事來纔罷。崔少華想是為的小沈，那小廝本是跟著這班人，原做不出好事來。」進忠道：「拜托大力。」邱老道：「只恐空口未必說得來。」進忠道：「拜煩先去探探他口氣如何再處。」邱老道：「他與我無親，卻與小婿同會，他是個有時運的秀纔，好不氣傲哩。也罷，我叫小婿去說說看。」邱老去了。陳三官見侯家忙亂，遂邀進忠到他店中吃了飯。

過了半日，邱老纔來回信道：「這個小沈是本京的小唱，是崔少華帶來的，被班光棍誘去賭錢，把衣服都當盡了，少華代他贖過幾次。如今又去了半個多月，也不回來，終日在劉道士家賭錢。他開了個賬，纔有百□兩銀子的東西，口氣大得很哩。」陳三官道：「小沈卻是爛賭，每常不拿，專等他昨日在劉道士家纔拿，這明是見道士有錢，借此鑽詐他的，如今少野又不在家，怎處？」黃氏道：「我家裡現在日用尚難，哪還有閒錢打官司？」陳三官道：「如今也說不得了，空口也難說白話。」黃氏沉吟了一會，終是愛子之心重，只得又來央印月道：「還要求魏親家救救他。」印月便出來對進忠說。進忠道：「須先約邱先生同去，先陪他個禮，再看是怎樣。」陳三官道：「說得是，人有見面之情。」

進忠遂同邱老出來。走過州前往南去，朝東一條小巷內，一座小小門樓，邱老同進忠來到廳上坐下。只見上面掛了軸吳小仙的畫，兩邊對聯皆是名人寫的。匾上寫的是：「一鶚橫秋」。因他祖上曾中過鄉魁的。下擺著□二張太師椅。少頃小廝出來，邱老與他說了。進去不多時，只見裡面搖搖擺擺，走出一個青年秀士來，看他怎生模樣？只見：

碧眼蜂眉生殺氣，天生性格玲瓏。五車書史貫心胸，敦、溫應並駕，操、莽更稱雄。

奸佞邪淫藍面鬼，鬼幽鬼躁相同。戈矛常寓笑談中，藏林白額虎，伏蟄禿鬚龍。

這崔少華名喚呈秀，是薊州城有名的秀纔，常時考居優等，只是有些好行霸道，連知州都與他是連手，故此人皆懼他。出來相見坐下，問邱老道：「此位尊姓？未曾會過。」邱老道：「魏兄，大號西山，是布行侯少野的令親。」進忠道：「無事也不敢輕造，只因舍親侯七兄得罪相公台下，因舍親遠出未回，小弟特代他來請罪，望相公寬恕。」呈秀道：「些小之事，動勞大駕，但是這小沈是京師有名的小唱，因得罪個掌科，京中難住，故此敝相知薦他到學生處暫避些時。不意外面一班光棍，見他有些衣囊，引誘他賭錢，輸得罄盡。學生已代他贖過幾次，久欲處治，也只會為驚官動府，那裡同他們合氣。近日衣物又盡了，連我書房中書畫古玩也偷去許多。訪得劉道士是他窩家，終日在他廟中賭錢，故此纔對捕衙說了，拿得幾個。」進忠道：「光棍引誘人家子弟，原屬可恨。就是舍親也是個小孩子，被他們誘去，串贏了他若干銀子，同是被害的。還求相公寬有一二。」呈秀道：「賭錢沒有首從，學生也不知其詳，如今事屬於官，由他們去分辨罷，老兄不必管這閒事。」邱老見他言語緊，便說道：「也不敢妄自討情，只求寬容一進，便好從常計較，一到官便難分玉石了，還望海涵。下面處處的好，免得油把鍋吃了去。」呈秀道：「老丈吩咐，自當從命。」進忠道：「有多少物件？」呈秀叫小廝取出個單子來，上面細細開著衣物，共有百□兩銀子東西。進忠道：「小弟領這帖子去與眾人相商，再來覆命。若他們不依，再憑尊裁。」

二人別了，又到鋪裡來，把單子與眾人看。眾人道：「實是贏了他幾兩銀子，卻見他當了幾件衣服；至於玩器書畫，影子也未見。」邱老道：「你們做光棍弄人，也該看看勢頭，崔相公的頭可是好摸的？如今講不起，賠他些罷。」眾人道：「腰內半文俱無，把甚麼賠他？拚著到官，拶子、夾棍挨去罷了。」進忠走到後面來，見七官睡著了。元照見了，扯住哭起來。進忠見他嫩白的臉兒都黃瘦了，甚是憐他，問道：「你師父哩？」元照道：「纔去了。」進忠又買了些酒食來與他們吃，安慰道：「我已對崔家說過不見官了，我去會你師父，將就賠他些罷。」遂同邱老來到廟中，尋到劉道士。

道士接著，說道：「邱相公，這是那裡說起！小徒自來不曉得賭錢，平日連門也不出，今日遭這樣橫事！」邱老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必抱怨了，明是想你兩把兒。」遂將單子遞與他看。劉道士道：「影子也沒有見，怎樣這沒天理的肯人！」邱老道：「崔少華纔幹過這件沒天理的事麼？」劉道士道：「這些須賠他點還可，若要許多，從那裡來？」進忠道：「也說不得了，纔照兒對我痛哭，我到憐他，你到捨得。」邱老道：「到官不止於打，還要追賠，還要還俗哩。你又沒兩三個徒弟，積下家私也是他的，不如花費些，免得出醜，況事又不是他惹出來的。」劉道士道：「依相公吩咐，要多少？」進忠道：「他說這些，難道就賠他這許多哩！又不是聖旨，我們再去挨，少一兩是一兩，你要作個大頭兒，侯家也出一分，眾人再湊上一分，如何？」道士道：「隨相公們的命，只是不要使孩子吃苦。」邱老道：「在我，只在今日了結，可速去弄銀子。」

別了道士，回來對黃氏說知。黃氏道：「我家孩子被人哄去，輸了許多錢，還要我賠人銀子，天在那裡！」邱老道：「如今世

情，說不得『天理』二字，只是有錢有勢的便行了去，連天也不怕的。你若不賠他，到官吃了苦還是要賠的。我去看看學生就來，你們商議商議。」邱老去了。

進忠到樓上，秋鴻送飯上來，正自戲耍，只見印月同小姑子上來，秋鴻站開。進忠道：「請坐。」印月道：「七叔的事，家中一文俱無，奶奶叫拜托哥哥，還求借幾兩，照月加利奉還。」進忠道：「討不起賬來，手頭沒現錢，怎處？」秋鴻道：「人到急處，還要舅舅通融，奶奶決不肯負舅舅的。」進忠道：「至親間怎說這話？等我討討看，也定不得數，用多少再算，也不必說利錢，只是如期還我就是了。」秋鴻道：「姑娘去請奶奶來當面說。」小姑子下樓請了黃氏來。印月道：「哥哥已允借了，只是要討了來纔有，難定數目，用了再算，請奶奶來約定幾時還他，也不要利錢。」黃氏道：「累承親家的情，我被這個畜生坑死了，只是不誤親家的行期罷。」進忠道：「也罷，親母請回，我約邱先生來同吃了飯去，恐他家飯遲。」古

黃氏著小丫頭去請過邱先生來，同吃了飯，出去討了些銀子，帶到崔家來。卻好邱老的女婿也在此。他女婿姓孫，也是個有名的秀纔，與呈秀同會相好。相見坐下，邱老道：「纔到鋪中，見那些總是遊手好閒沒皮骨的人，他們也自知罪，敢求老兄寬恕。」呈秀道：「這起畜生是饒不得的，你今日饒了他，他明日又要害人的，只是到官打他一頓，枷號示眾，以警將來。這些人還可恕，只是劉道士也還有些體面的，大不該窩賭，殊屬可惡。」進忠道：「他們因劉道士不在家，他徒弟年幼，不能禁止他們，卻也不干他事。他今也情願隨眾分賠，只望相公寬宥。」呈秀道：「衣物也要賠，罪也是要問的。」孫秀纔道：「家岳因弟忝在愛下，故來唐突，若兄如此堅執，到是小弟得罪了。」呈秀道：「既承眾位見教，竟遵命免罰何如？至所少的衣物，卻是要照單賠的。」孫秀纔取過單子看了：「這些人贏了去都花費了，一時難完原物，就有得也不敢拿出來，到是賠幾兩銀子好。」進忠道：「但憑吩咐個數目。」孫秀纔道：「論理我也不該亂道，既承少兄見委，依我看，照單賠一半，五兩。」呈秀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如此說到是弟開花帳，銀他們的了。」邱老道：「笑話！少兄言重，本該一一奉賠，但是這班窮鬼，求兄寬去一分，則受一分之賜。」進忠道：「就略添些罷。」孫秀纔道：「顧不得少兄肯不肯，竟是六兩。他若再不依，等我收下，我同他打場官事去。」邱老笑道：「我到沒有見說情的反放起賴來了。」呈秀笑道：「遇見這樣潑皮，也就沒法了，竟遵命罷。」進忠道：「孫先生請坐，小弟同令岳走走就來。」

二人出來，卻好劉道士已在旁邊人家等信，迎著問道：「多勞二位相公，所事如何？」邱老道：「已講過了，六兩。你出三兩，侯家二兩，眾人兩兩，趁官不在家，結了局罷。」劉道士道：「遵命，待小道取了來，在何處會齊？」進忠道：「我們此刻要到鋪裡說話，你竟在陸家布鋪裡等罷。」劉道士去了，進忠又叫轉來道：「須多帶幾兩來做雜費。」道士點首而去。二人來到鋪裡與七官、元照說知，二人分歡喜。七官道：「家中分文俱無，奈何？還求老兄救濟纔好。」進忠道：「不必過慮，都在我。」遂走出來向眾人道：「如今崔相公處已講定六兩了，劉道士出二兩，侯家出二兩，你們也湊出二兩來好了事。」眾人道：「蒙二位爺天恩，感戴不盡！只是小的們一文也無，便拿骨頭去磨也磨不出個錢來。」邱老怒道：「你們這起畜生，弄出事來帶累別人，人已代你們頂了缸去，你們反一毛不拔！」罵了幾句。只得同進忠出來，走到陸家布店，劉道士已在那裡了。就借天平兌了銀子，纔到崔家來。呈秀見邱老面有怒色，遂問道：「老丈若有不悅之色，想是怪學生麼？」邱老道：「怎敢。只可恨這起畜生。」遂將前事說了一遍。孫秀纔道：「岳父平素公直，這樣禽獸，廉恥俱無，何足掛齒。」進忠將五兩銀子交與孫秀纔，呈秀道：「怎麼少兩？」孫秀纔道：「這起畜生既不肯出錢，且把侯七並道士先放，只將眾潑皮送官歧處罷。」吩咐家人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只聽得門外一片喧嚷之聲，七八個人齊跑進來，跪在地下喊叫求饒。呈秀大怒道：「你們這起禽獸，專一引誘人家子弟破家蕩產，今日送你們到官，把骨頭夾碎你們的。」眾人哀求道：「小的們雖靠賭覓食，卻不敢大賭，還求相公天恩赦免，已後改過，再不敢了，保佑相公三元及第，萬代公侯。」呈秀那裡聽他？喝令家人叫快手來帶去見官。那班人先還是哀求，到後來見事不諧，內中有一人混名摩天手的張三說道：「有錢得生，無錢得死，人也只得一條命拚了罷。」夾七帶八的話都聽不得。

進忠見勢頭不伐，只得又取出五兩銀子來道：「既是眾人沒得，小弟代他們完罷，這是五兩，明日再完五兩何如？」呈秀也是個見機的人，正要收科，見進忠如此慷慨，便轉口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學生豈是為這幾兩銀子？只是要處治他們以警將來。既是魏兄見教，且姑恕他們這次，以後若再如此，定重處不貸。」眾人纔叩謝而去。進忠也相謝過。呈秀道：「此銀斷不敢領。」放在邱老袖中。進忠道：「也罷，容明日補足進來。」呈秀道：「笑話，我要收，今日到收了。決不敢領。」送二人至門首別了，這正是：

賭博由來是禍胎，損名敗行更傷財。

進忠若不施恩救，難免今朝繼繼災。

進忠同邱老到鋪中，同七官、元照回來。邱老別去，元照叩頭拜謝而去。七官母子也齊來拜謝，又去謝了邱先生回來。進忠勸了半日，出去買了酒饌來為七官壓驚，在印月房內，請黃氏並小女兒來同飲，至更深方散。七官家去宿了。進忠仍舊等人靜後，秋鴻開了角門，放他進去，與印月睡了。

至天將明，秋鴻送他出來。正值七官起來小解，聽見角門響，便向門縫裡一張，見秋鴻關角門，他便悄悄的開了腰門，閃在黑處，讓秋鴻走過去，他從後面雙手抱住，把秋鴻嚇了一跳。回頭細看，原來是七官，便罵道：「該死！你這遭瘟的，把我嚇了一跳。」七官道：「你開門做甚？」秋鴻啞口無言，被七官抱到藤凳上，弄了個不亦樂乎。七官道：「你開門做甚麼？」秋鴻道：「你知道就罷了，只管問怎的？」七官道：「你每常扭腔攝調的，今日一般也從了。」秋鴻道：「遭瘟的，上了你道兒，還要燥皮哩！你不許亂向人嚼舌。」七官道：「莫說你，就是老魏，待我如此厚，我也不肯破他的法。只是你自圖歡樂，把你娘丟得冷清清的，你心上也過不去。」秋鴻道：「各人幹各人的事，也顧不得這許多。」七官道：「他兩上調得狠哩。」秋鴻道：「怎麼調？我就不知道。」七官道：「你這成精的小油嘴，你到會偷孤老，還說不知道怎樣調！」秋鴻道：「花子說謊，當真我不知道。」七官道：「他二人眉來眼去，我也瞧透了，見你娘終日悶懨懨的，我卻甚是憐他。你若肯成就了，我們也是積點陰德。」秋鴻道：「罷，罷！家裡耳目多，不是頑的。」七官道：「除了你，我還怕誰？不妨事。」秋鴻道：「天大亮了，去罷。」二人整衣而散。七官道：「內事在你，外事在我。」秋鴻點首而去。進屋等印月起來，將七官的話對印月說了，印月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卻也要防他。」秋鴻道：「防他做甚？就讓他拈個頭兒罷了。」

七官起來，走到樓上，進忠也起來了，說道：「你可成得個人，昨晚就不出來了，夜裡好不冷。」七官笑道：「你揀熱處去睡就不冷了。」進忠道：「那裡有熱處哩？」七官道：「兩個人睡就熱了。」進忠道：「也好，我去尋個表子來頑頑。」七官道：「尋去又費事了，不如現成的好。」進忠道：「那裡來？」七官只是笑。

二人吃了早飯，進忠道：「我到崔家去謝他，把銀子送與他，以完此事。」遂出來，同邱老到崔呈秀家。呈秀出來見了，道：「昨日多勞，尚未來奉拜，又承光顧。」進忠道：「昨日承受，感謝不盡，俟舍親回時再來踵謝。昨所欠金，特來奉繳。」呈秀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！昨日已說過，決不敢領。」再三推辭，發誓不收。進忠道：「相公不收，想是怪弟了。」邱老道：「既少兄執意不收，也罷，魏兄改日作東奉請，何如？」進忠道：「竟遵先生之命，再容奉屈罷。」二人拱手而別。

回來，秋鴻送飯上樓，七官問道：「那事如何？」秋鴻道：「也好講了，他也有意，只是還假惺惺的哩！」七官道：「我自自法。」進忠道：「甚麼事？」七官一一說知。進忠也佯為歡喜。二人吃畢飯，七官走到印月房內，見他獨自吃飯，坐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嫂子你手上珠子少了一個，到那裡去了？」印月道：「想是掉在那裡哩。」七官笑道：「只怕是貓兒銜到狗窩裡去了。」印月道：「放狗屁。」嘴裡說著，臉便紅了。七官笑著，扯過他膀子咬了一口道：「莫害羞。今朝管你受風流。」印月打了他一拳。七官飛跑而去。晚間對娘說道：「魏大哥獨自冷清，我出去同他睡哩。」黃氏道：「想是你病又發了。」七官出來，與秋鴻會了話，等人靜後，秋鴻引進忠進去。七官在窗外張見印月坐在床沿上裹腳，進忠坐在床上捻手捻腳的頑耍。印月裹完腳先進被睡了，進忠也脫衣上床。秋鴻帶上門出來，同七官到廂房內頑耍。正是：

良夜迢迢露正濃，繡闌深處鎖春風。
鴛鴦兩地相和淡，會向巫山洛浦逢。

七官同秋鴻事畢後，遂披衣來到印月房裡，爬上床，又與印月歡會了一度，三人相摟相抱而臥。將天明時，秋鴻進來，喚他們出去。自此朝朝如此，間與秋鴻點綴點綴。

過了幾日，進忠道：「崔家不肯收銀子，原允他作東謝他，明日無事，何不請他？」印月道：「做本戲看看也好。」七官道：「費事哩！」進忠道：「就做戲也夠了，總只在□兩之內，你定班子去。」七官問印月要甚麼班子，印月道：「崑腔好。」七官道：「蠻聲汰氣的，甚麼好！到是新來的弋腔甚好。」印月道：「偏不要，定要崑腔。」七官不好拗他，只得去定了崑腔。進忠對黃氏說知，又去央邱老寫了帖，請崔、孫二秀纔同陳三官、元照師徒等，連邱先生、進忠、七官共是七桌，內裡一桌，叫廚子包了去辦。

次早，廚子茶酒都來備辦。樓上纔擺桌子，忽聽得門外鬧熱。七官下樓來看，回來說道：「是家兄回來了。」進忠聽見侯二回來，只得下來，叫廚子添一席，走到印月房內，與侯二官相會。只見他又矮又醜，上前行禮。那侯二官怎生模樣？但見他：

垢膩形容，油妝面貌。稀毛禿頂若搗捶，縮頸卓肩如筆架。歪腮白眼，海螺杯斜嵌明珠；麻臉黃鬚，羊肚石倒栽蒲草。未舉步頭先地，纔開眼淚自迎風。穿一領青不深藍不淺脂垢直綴，著一雙後無跟前爛臉撻撒翁鞋。尖頭瘦骨病獼猴，曲背彎腰黃病鬼。

進忠見他這般形狀，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這樣一個東西，怪不得印月怨惡。」遂問道：「老妹丈何以久不回來？家姨母好麼？」侯二官那裡懂他說的甚麼，只是白瞪著雙眼亂望。印月把眼望著別處，也不理他。秋鴻扯住他說道：「舅舅問外婆可好？」侯二官冒冒實實的應道：「好，好。」進忠忍住了笑出來。

到午後，客都到齊了。上席，眾人謙遜了一會，纔序定坐下，點了本《明珠記》。那崔少華是個極有氣概的人，見進忠如此豪爽，也不覺□分欽敬。這也是奸雄合當聚會。

眾人飲至三更，戲畢方散。秋鴻打發侯二夫奔睡了，偷身來到樓上，七官早已備下桌盒熱酒，三人共飲，謔浪歡笑。進忠道：「你娘此刻到好處了。」秋鴻道：「不知可曾哭得完哩！」進忠道：「為甚麼？人說『新娶不如遠歸』，為何到哭？」秋鴻道：「每常來家一次，都要惱上幾日哩！」進忠道：「真個不像人。」七官道：「有名的鐸頭瘟，終日只是守著老婆，時刻不離。」三人飲了半日，同床而臥，輪流取樂。

一連半月，也沒點空與印月相會。進忠與七官、秋鴻商議道：「似此，如之奈何？」秋鴻道：「不若今晚灌醉了爺，偷一下兒罷。」七官道：「終非長法。」想了一會道：「有了，想起條調虎離山之計，可以弄他離家，只是費幾兩銀子哩。」進忠道：「果能如此，就用百金也說不得了。」七官道：「我家鐸頭平生最好弄火藥，他也會合。如今離年節近了，等我撮他開個火藥舖子，先使他進京買硝黃去。□多日回來，叫他在舖子裡宿，且賣過燈節再講。」秋鴻笑道：「計雖是好計，只是天在上頭望著你哩！」進忠也笑起來。遂下樓去，上街買了些酒餚，下樓請了侯二官並印月上來。進忠奉侯二酒道：「連日因有事，未得為老妹丈洗塵。」那呆子接杯在手，也不謙遜，一飲而盡。四人飲了一會，七官道：「今年徽州客人不到，還沒炮竹過年哩。」進忠道：「此處也是個大地方，怎沒個火藥舖子？到是揚州的火藥甚好。」七官道：「我們這旁邊到好開火藥舖，只是我沒這心腸弄他。」呆子道：「我會做。」七官道：「你會躲懶，借人的本錢，折了還沒得還人哩。」呆子道：「若有本錢，包你有五分利錢，我搭個伙計就在店裡睡，有甚走滾。」七官道：「你要本錢容易，同我除本分利，你明日先去收拾店面，管你明日就有本錢。只是這裡的硝黃貴，要到京裡買去纔有利錢。」呆子道：「我明日就去，你在家裡收拾店面。」進忠與七官心中暗喜，印月也巴不得離了眼頭，歡飲至更深而散。次日，進忠取出□兩銀子與他，呆子歡天喜地的叫了牲口，上京去了。正是：

欲圖錦帳棲鸞鳳，先向深林散野鷹。

畢竟不知鐸頭此去若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